

悠悠岁月

生活的无常

文/金文琴

说实话,写小说挺累的。但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,不写更累。因为生活中有些事,你不想去解释,不想去分辨的时候,有小说可解闷。

好在这么多年来,我的生活里还有茶。采茶,制茶,事茶,卖茶,经过这些茶事后,改变了我对人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。对我来说,写小说只是我拥有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,正如我的朋友们在工作之余,有的热爱养花,有的热衷健身,有的喜欢打麻将,有的还出去旅游。这些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好在我不是专业作家,写不写,就看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酵素在演绎着活色生香。真要下手写了,也由不得自己,如果有一天我的手已摸到了生活的敏感部位,我有理由推托吗?

人到中年,一些虚荣,一些激情,一些热闹,一些华丽,在不知不觉里,岁月和阅历已无情地将它们一一从我身上剥离。每天和茶事打交道,是茶,给了我太多,教会我认真、坚强,教会我宽容、善良,教会我敬畏、耐心,教会我逆境生存;更让我明白,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因果。这些年里我有足够的时间,打量我的人生我的生活还有我身边来来往往的人。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后,明白了什么是世事沧桑,生命又是那么的无常,我的内心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。

《茶师百田》这个短篇在我心里潜伏很久了。

我父亲的一位乡党某一年欠了我们茶场几十万茶款后,突然销声匿迹了。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都百思不得其解。在后来的

几年里,每到年三十晚上,我最怕的就是父亲问我:找到那个谁没有,茶款给你没有?因为那几年,我的生活差一点就被这几十万压垮。父亲每问一次,我的恐慌就在扩大。

直到今年春天的某个夜晚,我那九十岁的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,在孝堂里,我久久地凝视着黑框里的老父亲,我突然没有了那种恐慌,因为我那读过私塾的慢条斯理的老父亲再也不会问我:谁谁的茶款给你没有?那个夜晚,我对着父亲那张衰老、善良、平和、智慧的脸,泪流不止。

老父亲走后不到一个月,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深圳的电话,他说,我是谁谁,这么多年了,对不住了,你把银行卡号发我,我把茶款打给你……我突然嚎啕

大哭起来,自己都不知是激动还是委屈。如果父亲还在,听到这个电话,他会笑咪咪地看着我的。老父亲最后的十年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,他常说,有些事情,活到一定岁数才会明白,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不要匆匆下结论。

是的,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或多或少的遭遇到一些暗的、冷的、霉烂的、变质的人和事。父亲不知道,他的女儿能用写作将生活里的一些悲伤、失望、气恼、或侮辱慢慢祛除。在构思《茶师百田》时,我告诫自己,我的小说里必须有暖的,真的,善的,美的,让读到它的人感受到温暖。世事变数太多,不可以把话说尽。我们也必须承认,一个人需要到达一定年纪,才可能与世界坦然相对。

众所周知,小说是虚构的,请勿对号入座。但在我们茅山这块风水宝地,像百田这样的爱茶惜茶敬茶的茶人很多很多,我非常非常尊重他们。比如我们茶场的茶师,他就和百田一样有一手绝活,只要有谁把一只茶样交给

他,经过他的眼,他的鼻,最后到他的手,这个时候,他就能定价了。这可不是一日之功。从他们身上,我学到了很多,做茶和做人一样,到一定层面,就有了一种气韵上的通透感。

父亲去世后,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无法走出来,我的身体状况也出现了一些从没有过的不舒服,我知道那是因悲伤因想念所致。这个夏天特别的炎热,每天下班一回家,就先躺在地板上躺一会,默默地流泪。我是失去父亲痛苦吗?父亲在时,我每个黄昏必须为他做晚饭,每个夜晚必须陪他聊天,现在我痛苦我失落,原来是我照顾父亲的那份习惯被打破了,老父亲再也不需要我了。那感觉一如茶师百田在茅山青锋做好后却等不到那中年女人一样。在八月初那个黄昏,久早后的倾盆大雨中一声惊雷,把我惊得从地板上一跃而起;父亲在天上看到我颓废的模样了。我如此沮丧,他难过了。

那个夜晚,我写下《茶师百田》这个标题。

生活浪花

冬瓜

文/谢祺相

对于冬瓜,我说不上是喜爱还是讨厌。一般说来,有段时间不吃冬瓜,就有些想吃,爆炒、烧汤都行,如果再加些海虾米,那就完美了。可是一尝到冬瓜的味,就想起小时候有一年每天都吃冬瓜,直吃到嘴里作呕,那一年家乡遭灾,除了冬瓜南瓜,其它作物都淹死了。说到底,冬瓜还是咱的救命菜,对它,我是有着特殊感情的。

农家喜欢种植冬瓜,因为它不娇气,随便埋上几粒种子,任它自生自灭,不用施肥拔草除虫,也能长得很好。每到秋天,菜园里辣椒茄子豆角黄瓜败了的时候,才会想起冬瓜来,随便拔拉几下,就会发现在园边不起眼的犄角旮旯,藏着很多肥嘟嘟的大冬瓜,让你心生欢喜。那是一种大丰收的感觉,是意料之外的惊喜。对于成熟的冬瓜,即使藤蔓枯萎了,还可以还放在田里,

想吃的时候,搬一个回家,其它的听之任之,不占用家里的储存空间,直到外边降了霜,再运回家也不迟。

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冬瓜,在傻乎乎和乐呵呵之间纠结了很久,其实,冬瓜应该两种性格都有吧。想起冬瓜,就想起儿时小伙伴,有一个傻乎乎的,没有一点心机,是典型的农村娃,小名就叫冬瓜,整天跟在我的身后,乐于做一个跟班。家里让我做点什么家务事,他都抢着做,让我插不上手,现在想来,心中还有一丝惭愧。所以我觉得冬瓜傻乎乎的,但同时,用乐呵呵来形容冬瓜,也很贴切。冬瓜外形肥硕圆润,青的时候感觉虎头虎脑,白的时候像寿星翁,整天乐呵呵的连带别人心情大好,这种样子在蔬菜之中也是不多的。

我刚上学不久,才学会写几个简单的字,偷偷地在冬瓜上刻上自己的名字。那只是心血来潮的恶作剧,自己很快忘了,可在冬瓜收获回家的时候,奶奶发现了冬瓜上的字,高兴坏了。

其实奶奶不识字,她不知道冬瓜上是什么字,喊我过去看,我才想起来曾经干的坏事。我刻的名字长大了,有些变形,但清晰可辨,令我心中有些不忍的是,这像是冬瓜的疤痕,里面肌肉外翻,虽说后来长好了,但仍可以想见冬瓜当时所受的苦楚。听说我的名字,奶奶用手摩挲着冬瓜,嘴里笑得合不拢,那个冬瓜也不让人碰,直到春节后才被父亲偷偷剖了。

我小时候喜欢听故事,尤其喜欢听奶奶讲的妖魔鬼怪神仙狐仙的故事。奶奶说孟姜女是从葫芦中剖出来的,我就有些不解,葫芦那么小,怎么能装下小娃娃,冬瓜那么大,里面为何没有剖出小孩子呢?奶奶对我的问题猝不及防,我还是老追着问,奶奶想了一夜告诉我,冬瓜是男的,自然怀不了娃娃,而葫芦是女的,才会怀娃娃。对此解释,我半信半疑,只是有点可惜,如果冬瓜里能剖出孩子,肯定不会哭哭啼啼,肯定是个神通广大的英雄。

岁月流歌

秋怀三章

文/江一

一
秋风秋雨秋路,雨落多少点,凉字有多深。
你看,几行雁声远,一池水碧天。
谁欲言又止,把黄叶作记在归途。

二
让我沉浸诗途之中,揉搓语言的美好,敷于心伤的地方。
让我浸淫汉字的笔划,构架横竖撇捺,支撑一个信心的名词。
这个秋天,风来得过于猛烈!爱情如黄叶,生活变成纸片。

庆幸我还有诗和远方,任风雨轮回,文字不离不弃,雁声依诺而往!
三
喜秋,天高云淡;伤秋,愁云如铅。
听声声秋雨在窗外。
我问佛,为何爱着痛苦,分了更不堪?
佛说,一个缘字,有缘生情,无缘生劫。
那如何渡我的劫?佛微笑不语!
且把秋雨想成春水,留存一颗善因,能否还我一片天空澄明。

文艺桥

晚上,妻子下夜班回家,洗完澡后就躺在床上看手机。我催她说:“已经不早了,你明天还要上班呢!晚上不要睡啦?”妻子还没回应,儿子在一旁开玩笑说:“妈妈还有朋友圈没有批阅呢!”

儿子这么一说,斜靠在床上的妻子来劲了,她得意地说:“看看,我这个时候像不像批阅折子的女皇?”我笑着讽刺她说:“女皇陛下,别太劳顿了,你明早还要乘公交车去打理朝政呢!”

妻子大笑说:“好吧,等朕把这几个折子批完就睡。”

看着妻子全神贯注的样子,我在想这朋友圈的魔力真是大。你别说,看朋友圈,还真是让人有我自为王的感受。

那么多人,把那么多生活的信息,通过朋友圈报送到你的眼前。你这个时候就高高在上,想看哪个看哪个,高兴的时候点个赞,来个或长或短的评价。不高兴的时候,一翻而过,不予理睬。

看朋友圈的人,可以像养尊处优的皇帝,即使身处深宫,看看报送的折子,也就了解了天下。

人生辛苦,在工作之余,我们可以找找乐子。

批阅朋友圈

文/刘恒菊

梦幻河滨

巨人影像 摄

